

联 合 国



Distr.
GENERAL

大 会



安全理事会

A/31/265
S/12209
13 October 1976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大 会
第三十一届会议
议程项目 118

安全理事会
第三十一年

塞浦路斯问题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土耳其
常驻联合国代表给秘书长的信

我荣幸地附上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代表奈尔·阿塔莱先生给你的信。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8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常驻代表

大 使

伊尔泰尔·蒂尔克门(签名)

附 件

一九七六年十月十二日奈尔·阿塔莱先生给秘书长的信

据我知道，希族塞人民民主党主席和亚非人民团结组织主席团副主席瓦索斯·利萨里迪斯博士日内将率领亚非团结组织代表团前来纽约，就塞浦路斯问题进行协商。

为了向阁下，并通过你向联合国各位尊贵的代表提供有关这位希族塞人领导人的资料，我谨此附上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就利萨里迪斯博士在《国际政治》半月刊最近一期内写的一篇文章，给该杂志编辑的一封信。

如蒙将这封信作为大会议程项目 118 以及安全理事会的文件分发，不胜感激。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

代 表

奈尔·阿塔莱（签名）

附录

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

腊乌夫·登克塔什先生给《国际政治》半月刊编辑的信

关于一九七六年五月二十日贵刊所载利萨里迪斯博士的“塞浦路斯：存在的权利”一文，我要说明这篇文章完全是骗人的，因为它与事实不符。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三日，利萨里迪斯博士在尼科西亚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以塞民主党领袖的资格发表讲话时说：

“危机的真正原因是因为不准塞浦路斯人民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利。正因为这个理由，各种团体才各奔前程，从而引起了危机。有些人谈论什么‘希塞统一论者’（指赞成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的那些人）和‘反希塞统一论者’（指不赞成与希腊合并的那些人）。这根本不正确。所有希族塞人都是‘希塞统一论者’，假如有了达成这项目标的适当条件，他们准备不惜一切牺牲，为希塞统一而战斗。”

在塞浦路斯，两族已于一九五九年达成和解，并同意建立两民族组成的塞浦路斯共和国，保证不实行希塞统一（与希腊合并）。在一九五八年以前，希族塞人领导一直在进行恐怖主义的斗争，以便与希腊合并。利萨里迪斯博士以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医生的资格，是这项斗争中的积极分子。土族塞人把希塞统一看作是“朝着殖民主奴关系的改变”。因此土族塞人变成了走向希塞统一的绊脚石。于是有了一九五九年的和解，根据这一和解，希族塞人似乎同意成立一个由两民族组成的共和国。我们同意这一点，因为希塞统一（土族所畏惧的希腊殖民统治）靠一种保证制度而避免了。

但是正如马卡里奥斯大主教后来所说的，和阿克里塔什计划（附上抄本一份）的暴露所证明的，希族塞人一方从来没有保有和维持这种两民族独立的意思。

马卡里奥斯大主教曾对从希腊来到塞浦路斯的一群希腊记者发表讲话说：“我

的愿望是在有生之年看到希塞统一实现”（一九七三年九月二十三日——莫克希），而利萨里迪斯博士在向巴黎电台的一次讲话（载于一九七三年十月五日希族塞人发行的报纸）中宣布：

“最适当的解决办法是通过行使自决权利而达成的解决办法。与塞浦路斯人民愿望背道而驰的解决办法是不能持久的。塞浦路斯人民所希望的解决办法是国家的完全重建”。

因此，在由两个民族共同创建的两民族共和国内，利萨里迪斯博士是想以希族塞人一方的意志强加于人，以为这就是自决权的行使。于是，土族塞人合伙者保护塞浦路斯独立和主权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就被蔑视，被忽略了。“国家重建”象“自决权”一样，竟被当作希塞统一（与希腊合并）的同义词来使用。

根据《塞浦路斯》周刊的报导，利萨里迪斯博士曾于一九七二年三月二十七日说：

“在塞浦路斯行使自决权将使整个塞浦路斯与希腊合并。”

这是希腊领导人所希望的那种自决的自然结果，也就是要完全忽视联合缔造塞浦路斯独立的土族塞人一方的意愿。

这就是希族塞人领导人费了很大的力气来证明塞浦路斯问题的真正原因所作的一些声明，我希望这些就足以推翻上文提到的利萨里迪斯博士在贵刊发表的那篇文章内所写的所有论点。

利萨里迪斯博士是马卡里奥斯大主教的私人医生，他不能在社会主义国家面前隐藏马卡里奥斯大主教于一九五〇年十月二十日在教堂所作的“神圣誓言”，这是从那时起“塞浦路斯问题”的根本原因。誓言是这样的：

“我神圣地宣誓，我要致力于我们民族自由的诞生，坚持执行将塞浦路斯与希腊祖国合并的政策。”

在一九七三年和一九七四年政变前夕，大主教几十次重申，绝不放弃这项神圣

的誓言。 他在一九七二年五月四日说：

“ 坚决拥护和坚持希塞统一就是最主要的因素。 ”

在接受希腊的《城堡报》的访问时他说：

“ 只有以塞浦路斯和希腊合并的方式来解决塞浦路斯问题，才能满足我的民族意愿，也就满足了所有希腊人的意愿。 ”

政变对两民族独立和土族塞人的合伙一方具有致命的危险，遂使土耳其的和行动欲罢不能，这件事发生以后，有没有任何改变呢？ 没有，希族塞人领导人的想法并没有丝毫的改变。 他们仍然要求单方面的自决，他们仍企图要全世界相信土族塞人这个因素与塞浦路斯问题是不相干的。 利萨里迪斯博士让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人埃罗尔·麦梅特说他“ 不希望希族和土族塞人同胞之间存在着铁丝网”，也无法避开这个因素。 利萨里迪斯博士当然知道这些铁丝网（和塞浦路斯到处都有土族塞人的万人冢）都是象他那样的希族塞人领导人搞出来的；一九六三年十二月以来，他们就一直想将希族塞人的意志强加于土族塞人身上。

利萨里迪斯博士提出一个问题：“ 塞浦路斯：存在的权利 ”。 我们对两民族塞浦路斯毫无争议。 事实上，我们为两个民族共存的独立已经付出过生命的代价，而利萨里迪斯却想办法破坏它，将一个纯由希族塞人组成的政府强加于人，为最后一举完成希塞统一作好准备。 这就是为什么希族塞人领导人拒绝给予土族塞人作为联合缔造独立的合伙人而存在的权利。 因此，问题仍然没有解决，只要制造问题的这些人继续把持希族塞人的政界，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也没有多大的解决希望。 对他们而言，以两民族独立的方式解决问题就是失败，因为正如他们的发言所表示的和臭名昭彰的阿克里塔什计划所揭示的，他们的构想是建立一个希族的塞浦路斯，为希塞统一的最后阶段作好准备。

塞浦路斯土族联合邦总统
腊乌夫·登克塔什
